

如果全世界最顶尖的侦探们同时出现在同一个地方，那里怎么能不发生命案？

十二神探俱乐部

巴黎谜案

[阿根廷] 帕布罗·桑蒂斯 著
叶淑吟 译



by
Pablo de Santis





by
Pablo de Santis

巴黎 谜案

[阿根廷] 帕布罗·桑蒂斯 著
叶淑吟 译

中国华侨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巴黎谜案 / (阿根廷) 桑迪斯著 ; 叶淑吟译. — 北京 : 中国华侨出版社, 2014.10

ISBN 978-7-5113-4941-5

I. ①巴… II. ①桑… ②叶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阿根廷—现代 IV. ①I783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4) 第231609号

本书译稿, 由台湾漫游者文化授权使用。

EL ENIGMA DE PARIS © 2007 by Pablo de Santis

Simplified 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published in agreement with Pablo de Santis c/o Guillermo Schavelzon & Asociados, S.L., Agencia Literaria, through The Grayhawk Agency.

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 01-2014-6205 号

巴黎谜案

著 者 / [阿根廷] 帕布罗 · 桑迪斯

出 版 人 / 方 鸣

特约编辑 / 王 样

责任编辑 / 落 羽

封面设计 / 庄谨铭

版式设计 / 王国蕊

经 销 / 新华书店

开 本 / 870mm × 1230mm 1/32 印张 / 9.25 字数 / 172千字

印 刷 / 三河市中晟雅豪印务有限公司

版 次 / 2014年11月第1版 2014年11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 / ISBN 978-7-5113-4941-5

定 价 / 28.00元

中国华侨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静安里26号通成大厦三层 邮编:100028

法律顾问: 陈鹰律师事务所

发 行 部: (010) 82605959 传 真: (010) 82605930

网 址: www.oveaschin.com

E-mail: oveaschin@sina.com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影响阅读,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

献给伊瓦娜 (Ivana)

十二神探 / 助手人物表

国 别	神 探	助 手
阿根廷	雷纳多·奎格	席穆多·萨瓦迪欧
波 兰	维克多·阿萨奇	谭纳
法 国	路易·达朋	阿瑟·涅斯卡
荷 兰	卡斯特维堤亚	葛蕾塔·露巴诺瓦
英 国	卡勒·劳森	谭大维
葡萄牙	萨卡拉	贝尼托
德 国	托比亚斯·赫特	弗利兹·林克
西班牙	费明·罗荷	马努叶尔·阿劳荷
美 国	杰克·诺瓦利乌斯	塔马雅克
意大利	马格雷里	马利欧·巴多内
希 腊	马多拉奇斯	加卡努斯
日 本	佐川	冈野



目录
Contents

第一部 神探奎格的最后一案 / 001

第二部 神探聚首 / 047

第三部 铁塔之敌 / 109

第四部 火痕 / 175

第五部 第四条门规 / 235



第一部 神探奎格的最后一案



1

我名叫席穆多·萨瓦迪欧。我父亲从日内瓦北部的一处小村庄来到布宜诺斯艾利斯，以鞋匠为业。他娶我母亲时，已经开了间自己的鞋铺，但只做男鞋，他对女鞋不在行。孩提时，我经常帮他工作，时至今日，当我们这行提起我如何辨别犯罪现场鞋印的方法（萨瓦迪欧法）时，我都将这项发明归功于那段奔波在鞋撑和鞋底间的日子。侦探跟鞋匠，都是从下面看清楚世界的全貌，他们的注意力着重在人们走偏那一刻的脚步。

我父亲连索·萨瓦迪欧生性节俭：每当母亲想多要点儿钱，他就直嚷嚷我们会落得煮靴子底的窘境，据他说，拿破仑的军队在远征俄罗斯时，曾干过这种事。不过，不管节俭的特点是来自他的天性还是由于他的人生经历，每年他还是会破例花费一次：在我生日那天，送我一盒拼图。起先是一百片的，之后游戏的困难度慢慢增加，直到一千五百片。拼图是意大利特里亚斯德制造的，木盒包装，拼完后，就会知道那是米兰圆顶教堂，或是帕提农神庙的水彩画；是一张古老的地图，或者是张一群怪物正虎视眈眈世界的边陲的图画。我父亲认为，拼图能训练脑力，将图画深深烙

印在脑海里。我通常要花上许多天才拼得完，他会兴致勃勃地帮我，但老是搞错位置，他的注意力偏重在拼图块的颜色，而不是形状。我会让他帮忙，再趁他不注意时，修正位置。

雷纳多·奎格曾断然说过：“犯罪调查和拼图完全是两回事。”然而，就是拼图这个游戏，让我回复了奎格在1888年2月刊登在报上的讯息。不久之后，他成了我的导师。雷纳多·奎格，不但名气响当当，也是城里唯一的侦探，他破天荒地要在一群毛头小伙子面前，倾囊传授学问。入选者会在接下来一年间，学习犯罪调查技巧，拥有成为一名侦探助手的资格。我仍留着那张剪报，刊出消息的同一页，还有一则印度巫师来到我们国家的新闻，他的名字叫卡立当。

我对神探登报的信息印象深刻，除了那是则公告外，更因为向来独来独往的神探奎格，终于愿意与人分享自己的工作经验。奎格是十二神探俱乐部成员之一，这个俱乐部聚集了全世界的精英侦探，每个神探都有自己的跟班^①，只有奎格例外。奎格经常在

① “跟班”这个词，是奎格本人引申来称呼十二神探俱乐部的助手。1872年，他在俱乐部的前几场聚会中解释为什么挑这个词，并介绍了《拉丁文之厅字典》的定义：跟班，是指跟在身边形影不离的人。——本书除了标明译注之外，均为作者注



《犯罪线索》^①杂志里，替自己的立场辩解：跟班可有可无，孤独比较符合侦探的形象。俱乐部的另一名神探维克多·阿萨奇，是他的挚友，也是抨击他新点子最多的人。他说，奎格若愿意训练助手，等同推翻了过去的工作理念。

2

我寄出申请，希望入选，信里陈述了提笔的动机。然而，有个规则绝对要遵守：万万不可提起过去的经历。在犯罪调查中，不管过去曾做过什么，都没有加分效果。我跟父亲要来几张生意用的信纸，上面的抬头印有“萨瓦迪欧鞋铺”字样和漆皮靴子的图案。我剪去了信头。我可不想让奎格知道，自己是鞋匠的儿子。

我在第一封信写道，自己对报上的重大犯罪案件一直感兴趣，

① 《犯罪线索》隔周出刊，是《线索》杂志的地方版，《线索》由记者阿迪庸·葛利马在巴黎发行，是十二神探的官方刊物。但是，《犯罪线索》是仅有三十六页的简易版，《线索》则是学院格式的杂志。《犯罪线索》只要刊登两三则消息，内容就满了，其封面是黄色的，有幅用羽毛笔勾勒的图案，或许是某个神探的肖像，或者某桩谋杀案最令人毛骨悚然的一幕。

所以想学习犯罪调查的技巧。但我撕了信，决定重写一封。老实说，我对血淋淋的命案没啥兴趣，吸引我的是别的：乍看之下不可思议的谜案。我喜欢感觉那循序渐进但充满惊奇的推理，是如何厘清了混乱但可以挖掘真相的世界。

我不敢奢想当上侦探：当个助手已经是遥不可及的目标。可是每当夜晚来临，我一个人在房里时，我会幻想自己是个冷漠、爱嘲讽且完美的侦探，就像奎格，像波兰神探阿萨奇、葡萄牙神探萨卡拉、罗马神探马格雷里，在只看得到表面线索的世界里展开行动，挖出因为障眼法、心不在焉或疏忽而看不到的真相。

我不知道多少人抱着紧张又期待的心情，写了信到神探奎格坐落于恩赐街 171 号的屋子，但人数应该很可观，因为几个月过后，已经成为学院高才生的我，在一个房间里发现了一堆积满灰尘的信封。不少封连开都没开过，仿佛只消瞄一眼，奎格就知道哪个申请人符合资格。奎格认为笔迹是门精准的科学。我在信件当中找到自己寄出的那封，也没打开过，这让我一头雾水。当奎格要我烧掉那堆信件时，我不禁松了口气照做。

1888 年 3 月 15 日上午十点，我来到恩赐街大楼门口。我本来想徒步过来，不搭电车，不过我临时反悔，因为秋天提前报到，冰透了的雨水在我行经的路上滴滴答答下个不停。我在大门口遇到其他二十个男孩，大家都跟我一样紧张得要命；刚开始，我以



为他们都出身名门，而我是唯一一个没有名声、没有显赫姓氏或万贯家财的毛头小子。大伙都一脸紧张，但努力挤出一副目空一切的表情，模仿出现在各大报纸首页或是一份卖二十五分钱的双周刊《犯罪线索》杂志黄色封面上的奎格。

奎格居然亲自开门迎接，我们看到全吓了一跳，大家本以为开门的会是个管家之类的人，来扮演神探联络外界的桥梁。惊吓之余，大伙非但没进门，反倒纷纷退后，态度恭敬有礼；若不是离门最近的那个人，被奎格一把抓住胳膊往里面一拉，这出闹剧可能在接下来几个小时仍没完没了。于是我们仿佛被一条绳索绑住，一个接着一个，全都进门了。

我曾在十二神探的官方刊物《线索》杂志的地方版《犯罪线索》里，看过关于这栋屋子的报道。奎格没有助手，所以他的故事都是自己撰写的，于是，屋子在他虚荣的镀金描绘下，变成了一座知识的殿堂。每位神探都会和代大众发声的跟班对话，奎格则一人分饰两角。在自问自答的对话里，让人觉得他像个疯子。奎格描述自己沉溺在书房的静谧中，欣赏法兰德斯的水彩画收藏，或者擦拭他的秘密武器：藏在扇子下的匕首、《圣经》中的手枪、雨伞里的短剑。他最爱不释手的武器，当然就是出现在他许许多多冒险故事里的手杖。那个狮子图雕的杖柄劈过不止一人的头颅，伸缩的小剑曾盛气凌人地架在嫌犯的颈动脉旁，而其所发出响彻云

霄的射击声，能划破黑夜，但吓唬的意味多过于伤人。我们进了门，经过各个房间，就在高墙、家具以及架子上，搜寻着武器和工具的踪迹，在我们眼里，那些东西就像是犯罪调查的圣杯、王者之剑，或者唐·吉珂德的曼布里诺头盔。

踏进这栋屋子，在我看来，就像进入一座精神堡垒。当人碰到朝思暮想中的东西，最感惊讶的不是终于有机会仔细看清楚，而是这件事成真了，伸手可及，有了既定的样子，不像梦里的人、事、物，而且能瞬间改变模样；这种滋味既悲又喜，因为这意味着，幻想是来自于现实的，而一旦落实之后，也就宣告了幻想的结束。

奎格和妻子玛嘉丽塔·里维拉同住，但屋内弥漫着一种空屋的湿冷，空无家具的房间以及少了挂画的墙壁，加深了这种氛围。他们夫妻俩的卧房在四楼；二楼则是奎格的书房，里面铺了地毯，有张大桌子，桌上有架汉蒙打字机，在当时，那可是个新玩意儿。书房外，都是空荡荡的房间和厅堂，一时之间，我感觉奎格开设这间学院，只是想驱赶这栋屋子湿漉漉的寂寥。房子对他们的两名帮佣来说实在太太：来自加利西亚的安荷拉掌管厨房大小事务，另外还有一个女佣。安荷拉几乎不和奎格说话，但她每个礼拜都会准备两次侦探最爱的点心：洒上肉桂粉的米布丁，并随时随地等候奎格的点头称赞。

“就连‘行进俱乐部’的米布丁也比不上这个美味。如果没有您，



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。”神探说。而这是他对安荷拉的唯一评语。

厨娘的情绪阴晴不定，仿佛她不时感到来自这间屋子的压力。有时候，她拿着鸡毛掸子打扫，会大声唱着西班牙老歌，音量大到奎格太太忍不住出声制止。但她都当作耳边风，或者装作没听到太太的话。其他时候，她则一副挫败而认命的表情。每当早上她帮我开门时，我们会聊几句气候，不管天气如何，她都当作是坏预兆：

“真热。这不是什么好迹象。”

或者，如果天气转冷：

“太冷了！这可不是好现象。”

或者，天气不冷不热：

“真不知道该怎么出门。坏预兆！”

飘毛毛雨、下雨、干旱、暴风雨、许久没刮暴风雨，所有的天气变化在安荷拉眼里，都差不多一样不祥。

“到昨天都还干旱，现在倒下起了暴雨。”

十五年前，奎格夫妇痛失没几个月大的儿子，从此再也没有其他子嗣；所以，当我们一进门，尽管大家都不想破坏那股缺少生气的静谧，整栋屋子却出现不同以往的热闹。

那天，是我生命中最快乐的日子之一，奎格与我们分享了犯罪调查的方法，可是他的一席话，像是刻意想让我们泄气，要我

们滚回家，别再踏进这里一步。所谓的犯罪调查，需要时间和耐心，而他这么一吓，也能甩掉真的不适合的人选。他列举困难，描述挫败，不过我们全不畏失败，因为学习路上遇到的任何事物，就算是不顺遂，仍是我们渴望获得的经验。我们怕的反而是日子平淡、法律作业、父母太尽责、得早点儿上床睡觉。第一天报到的二十一个人，隔天全回来了，而且开始上他的课。到当时为止一直空荡荡的屋子，因为奎格订的东西陆续送到，开始拥挤起来。这种看似失去理性的堆积物品，其实是基于理性崇拜的一种矛盾，至今还能在我的身上看到。从一开始上课，奎格的教学就提醒着我这种矛盾的存在：当我们越接近疯狂，脑子也就越清晰。

3

司法卷宗、放大镜、显微镜、重现自杀和命案现场的假人模特儿、用来隔墙窃听的听诊器、夜视镜，命案现场的人类头颅，这些都装在不断送来的篮子里，搬进了屋子。当时，医学院打算盖法医博物馆的希望落空，奎格便买下福尔马林大玻璃罐、凄惨的犯罪现场照片，甚至是废弃的担架。住在顶层的奎格太太，有



时会下楼来看看丈夫的教学进行得如何。她是个美丽、苍白的女人，总是穿着一袭蓝色衣裳，她会停下脚步观看知名命案里的短刀和匕首，呈现吊死状和被分尸的假人，关在玻璃罐里吃腐尸的昆虫。她细细打量囤积在屋子里的这些东西，仿佛里面藏着什么能解开枕边人之谜的线索。她的模样，就像是迷失在一间博物馆里，而警卫一个不小心，就会将她反锁在建筑物当中。

唯一敢顶撞奎格的只有厨娘安荷拉，她因为那些脏兮兮的篮子以及把可怕的东西弄到家里来而责骂他。厨娘看到奎格根本充耳不闻，便挑衅道：

“我正在等卢沟的表弟来信，信一来，我马上打包走人。米布丁就飞了！”

奎格给我们上课的时间是早上；他的嗓音在这段时间听起来洋溢着自信，其他时候则较温和。有时，他爱带我们外出教学，通常选在夜晚，到曾经发生女子断头案、恶名远播的屋子，或是最近发生自杀案的旅馆房间。

“自杀是个大谜案，比凶杀还令人费解。”奎格对我们说，“在所有的城市里，自杀案都有一定的数量，这种病源自城市，无关经济问题或是历史事件，不是人类本身的病。乡下地方就没听过什么自杀；这种恐怖的疾病透过我们的建筑物传染，而不负责任的诗人竟颂赞这种行为。”

我们第一次踏进一间有人自杀的房间时，大家都靠在墙边不知所措，远离奎格和死者。那名死者穿着最好的衣服，在喝下蓝色小玻璃瓶内的液体之前，还将房间整理一番。

奎格站在房间中央，要大家靠近细瞧：

“大家瞧瞧这个男人的表情，看看他在喝下毒药之前，怎么仔细整理房间，把家当全都收进皮箱里。世界上最孤独凄凉的地方，莫过于旅馆房间、民宿。这些自杀的人什么都知道，他们心有灵犀；如果有间旅馆传出自杀案，那栋建筑就如同遭到诅咒，下个月，另一起自杀案件就会接着发生。很快地，有些旅馆专被这种活得不耐烦的客人锁定。”

我们学会如何搜遍每个角落；调查的着眼点不在偌大的空间，而是水滴形状的对称性，地面木板缝间的发丝，捻熄的香烟，或者死者的指缝。我们拿着放大镜寻找蛛丝马迹，放大镜放大了细微的地方，却也扭曲了生活的其他部分。

奎格的老友也会替我们上课，例如伟大的骨相学家阿奇雷斯·葛雷果。他是个医生，体型矮小，容易紧张兮兮，他的双手仿佛有自己的生命般抖个不停。他的手就像动物，想扑上对方的脸，抚摸他的脸颊、眉毛或者测量头围，但只用手摸，不用尺量。他总是提起和心理学家波斯佩·戴斯品（Prosper Despinès）在巴黎大学执教鞭的岁月，这位杰出但遭人遗忘的大师，是意大利犯